

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，明王朝的祖庙损毁，需要更新翻修。古代修庙是件大事，耗费不小，而此时边防军饷亦连连告急。内外交困之际，吏部尚书许赞上疏，提议暂借百官的工资（俸禄）应急。嘉靖的回复是，上司借下属的钱，非盛世王朝所为，不干。1584年，万历皇帝在大峪山下修建陵墓，又有大臣提议让百官捐献俸禄，相当于每人交一份份子钱。皇帝没有答应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乾清、坤宁二宫被大火烧毁，群臣又打算“捐俸助工”。商议过程中，一个御史奋笔写了这么一句话：“皇上需要钱，喜欢钱，你们就心急火燎地捐出工资，如果皇上好色，你们想怎么办？”在座者皆面红耳赤，无语退散。但此后各衙门、各官员陆续以公函或上疏的形式请愿，希望“捐俸助工”。万历皇帝忸怩作态地推辞了几下，欣然应允了。

清朝从明朝手里接管了天下，修正各种政策，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调整捐俸助工这样的恶政，相反却变本加厉。康熙中晚期，克扣官吏薪俸的现

秋分，这个节气听起来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土气，像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村姑的名字，是的，那个时候大多数这样取名。这也没有什么不好，村姑淳朴、善良、赤膛脸，有一种高原红的感觉，像极了这个节气树上熟透了的柿子，散发着甜丝丝的香气。

我一直觉得秋分是明媚的。

天空高远，女儿喜欢在这样的天气里数云朵，这一朵像骏马，那一朵像小白兔，还有天边的那一朵，像是梅花鹿，甚至，还有像叮当猫的，但是，总数不清有多少朵。就像我们站在街角数人，总数不清多少男人和女人。

我喜欢到田野里去，什么都不做，躺在青草上，闻青草的香气。这个季节的青草，草绿少了许多，可以躺卧其上，甚至可以打个滚儿，满鼻孔的草香，让整个人都想陷进草丛中，甚至有吃那些青草的冲动。青草的气息，让我第一次知道“忘神”这个词的确切含义。

到道德中宫去参加一个学术沙龙，见到一口石缸，缸内养着三四尾锦鲤，煞是喜庆，与周遭红墙碧瓦的

阿克莫木气田在祖国最西端，也是塔里木油田海拔最高的气田，在平均三千米的高原上，它像一枚坚韧的坐标。

我们抵达时正值正午，阳光强烈刺得人几乎睁不开眼。营房中央的空地上，一片格桑花却开得泼辣——红的炽烈，白的皎洁，紫的沉静，各自在灼热里舒展。一只蜂鸟在花丛前盘旋、打量，终于落在花蕊上，那一刻，花与鸟都在阳光下绽放着生命最本真的美。在这海拔两千三百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上，生灵们都安静地燃放着自己的光，不畏凛冽，不惧灼烤，让枯燥的山、荒芜的戈壁，都透出生命的强劲与热烈。

2001年9月，阿克1井的发现，建成了阿克莫木气田。二十多年，七千多个日升月落，累计产气超50亿立方米。守护于此的石油人，用日复一日的坚守，写下了“无一日断供，无一日短供”的承诺。冬日巡检，暴风雪封路，白茫茫一片，车无法前行了，就徒步前往。有次去阿克4井巡检，他们深

我的工资请你花

象已极为严重。因军需不足，云南官员的俸银已预扣几十年，而湖广官吏则十多年未领分文。

雍正元年二月，广西巡抚孔毓珣上奏，因广西贡院狭小简陋，自己率下属捐俸改修之，并添造号房（考试用的小房）一千五百间，自称“不敢支销库项，不敢丝毫派扰小民”。当年六月，他又上奏，自己率司道各官捐银五万两，已送至西安藩库帮助军需。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孔毓珣自豪的表情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年不领工资，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？养家的钱从哪里来？用脚丫子都能猜到——从别处搜刮而来。

雍正皇帝对此深有感触，也非常恼火，上台后立即着手处理这个积弊多年的问题。他在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奏折中批示道，听说捐俸助工一事，我相当生气。如果是必需的花销，那就正大光明地列支，动用国库钱粮。

明媚秋分

宫院风格相比较，更凸显这个秋天的几分趣味。

在阳澄湖景区旁边一处农家民宿里吃过金黄的大闸蟹，沏上一壶普洱茶。民宿是茅舍，周遭是水，远处，是在秋风里一夜白头的芦苇，秋风摇曳，白露振翅，尽管没有白马入芦苇的禅意，也差不多，而且多了几许轻盈。眼前景，杯中茶，秋天的况味平添了几重浓重感。这样的情景，这样的普洱，似乎应该奋笔疾书，写一些宏大叙事的长篇随笔。

清晨，在涡河边读《大地上的事情》，露珠晶莹，透过它们，可以映照近乎280度的景物，这也算是秋天带给我们的寥廓了吧！头顶上，一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啁啾而唱，它的羽毛是那样的鲜艳，几度令人着迷，它在啄树上一枚红透了的柿子，兴许是满目的秋景或者是柿子的甘甜让它禁不住扯开嗓子歌唱。

西极之光

一脚浅一脚走了四个小时，手脚冻得发木，也只是搓搓揉揉继续干。这些苦累，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日常，比起这些，看着天然气平稳抵达千家万户，才是心里最踏实的事。在那里听到一句话，至今记得清晰：“家里的事能放放，工作上的事停不得——高压作业风险大，出一点岔子都担不起。把活儿干好，生产平稳，才能真安心。没有大家的安稳，哪来小家的安稳？”听着像句誓言，可年复一年，他们就是这么想，也是这么做的。

高原的紫外线从不留情，日子久了，每个人脸上都晒出两团红，留下高原生活的印迹。人见了心头充满感动，竟觉得这健康的红，才是最好看的颜色。冬日里，山脊被白雪覆盖，苍苍莽莽，天地浩荡，视野开阔，是怎样的豪迈，石油人竟能在黄羊、雄鹰都难企及的陡峭山崖上竖起井架。蔚蓝的天

如果是你们地方上自筹资金一类的小事，何必详细汇报？在捐俸过程中，若有不守规矩的督抚虚报数目，明明只需花销一万两银子，却让下属和百姓捐两三万，也没个具体账目，这怎么成？另外就是因为有了捐助，某些地方官才敢拖欠钱粮、亏空仓库，打着为公的旗号，最后还不是从国库里拿？此等有害无益之举，你们要给我好好改改。

此话说得相当不客气，让喜欢搞这一套的官员碰了一鼻子灰。其实他这话说到了点子上。江西道监察御史蔡仕舫就曾上奏，认为官有俸薪、役有工食，此乃养廉之具，但各省主政者习惯了把下属的工薪直接提解藩库以充公用，大省多至十余万，小省亦不下数万两。名为公用，实则偶遇公用不免摊派，其他的作何开销，有无剩余，都是一笔糊涂账。

雍正三年，甘肃巡抚石文焯仍跟皇帝讨价还价，认为“甘属从前悬项累累，议以俸工捐补在先，势难停止”，并提出分步走的解决方案。雍正批复道：“无耻之极！难为你下笔书此一折。”

这个秋天，喜悦的场景太多。最温馨的还要数隔壁李老汉家墙垣上的丝瓜花，丝瓜这种生命力旺盛的东西，真是无孔不入，且太爱生，一根根丝瓜常常把丝瓜藤坠得像下弦月，藤上的黄花灿然而绽，有甜丝丝的香，蝈蝈最喜欢这些花，常常趁着主人不在，跳上去偷嘴，不过蝈蝈还算有良心的家伙，秋夜月色里，它们会悦耳地唱起秋日的赞美诗，来回报丝瓜花的奉献。

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。默品其滋味，相思泪沾巾。”这个季节，月饼占据了各家餐桌上的点心档。如今的月饼，色香味均有所改观，根据现代人的口味和接受程度，也更小一些，花样推陈出新，一盘小饼如花，中秋如河，绽放在中秋之河的两岸。秋风渡河，口唇之间鼓噪着别样的甜蜜。

秋日明媚，秋分朗丽，秋思无限，秋风撩人。在这样一个满目风景的秋日，总会让人怀乡，怀人，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，入夜，在窗口里望那轮满月，看着看着就释然了，古人不是说千里共婵娟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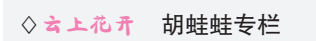
空澄净高远，皑皑白雪，映着他们的红工装，映着他们忙碌的身影——那抹红，像国旗的颜色，在帕米尔高原上格外鲜亮，也像他们的青春，热烈激荡。

阿克莫木气田距乌恰县15公里，周边多是柯尔克孜族牧民。自从通了天然气，高原上的日子添了太多福气。石油人的到来，让牧民们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便捷的生活：灶台上跳动的蓝火苗，一簇簇像盛开的蓝莲花，把日子照得亮堂堂的。他们不再怕长夜的黑，冬天里，也不用再抱着刚出生的羊羔守在火炉边彻夜不眠，更不用频繁起身添柴、忍受煤烟的熏呛。生活变得干净、轻快，满是藏不住的喜悦。他们或许说不清天然气究竟是什么，却清楚记得，这份便捷是穿红工装的石油人带来的，亲昵地唤他们红衣大哥。那些映在帕米尔高原上的红，像跳动的火焰，那么醒目，那么生动。

帕米尔高原是祖国最晚迎接落日的地方。西极的白昼比别处更长，而当西极的光暂歇时，天然气早已点亮了千万家的灯火。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.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